

清華簡第五冊補釋六則

馬 楠

《厚父》“帝亦弗邛啓之經惠少”

《厚父》簡【二】載王若曰：

啓惟后，帝亦弗受（邛）啓之經惠少，命咎繇下爲之卿事。【二】

此處以“少”字上屬爲句。“經德”見《酒誥》“經德秉哲”，陳曼簠（《集成》4596）“肇堇（勤）經德”，《孟子·盡心下》“經德不回”。“受”讀爲“邛”或“恐”，《小旻》“我視謀猶，亦孔之邛”，《巧言》“匪其止共，維王之邛”，毛傳鄭箋皆云“病也”，句謂帝亦不以啓德行不足爲病，命皋陶下爲之卿士。

《厚父》“其在時後王之饗國”

《厚父》簡【三】【四】有：

在夏之哲王，廼嚴寅畏皇天上帝之命，朝夕禴（肆）祀，不【三】盤于康，以庶民惟政之覲（供），天則弗臭（斃），永保夏邦。

其在時後王之卿或（饗國），^{〔1〕}禴祀三后，永叙在服，惟如台？【四】

〔1〕此處將“或”字上屬爲句，讀爲《尚書》習見之“饗國”或“享國”。

“先哲王”與“後嗣王”對舉，爲《尚書·周書》習見，如：

在昔殷先哲王，迪畏天顯小民，經德秉哲。……在今後嗣王酣身，厥命罔顯于民祗，保越怨，不易。（《康誥》）

我聞惟曰，在昔殷先哲王，迪畏天顯小民，經德秉哲。自成湯咸至于帝乙……矧曰其敢崇飲？……我聞亦惟曰：在今後嗣王酣身。（《酒誥》）

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，茲殷多先哲王在天；越厥後王後民，茲服厥命厥終，智藏瘝在。（《召誥》）

自成湯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恤祀。亦惟天丕建，保乂有殷；殷王亦罔敢失帝，罔不配天其澤。在今後嗣王，誕罔顯于天，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？誕淫厥泆，罔顧于天顯民祗。惟時上帝不保，降若茲大喪。（《多士》）

乃惟成湯，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。……以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慎罰，亦克用勸。……今至于爾辟，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。（《多方》）

殷之“先哲王”謂成湯至於帝乙，“後嗣王”指紂，爲《周書》通例；《厚父》言夏代事，“哲王”指禹、啓至於帝發，“後王”指桀，當不誤。而《周書》對舉“先哲王”“後嗣王”文句皆陳“先哲王”之善政、“後嗣王”之過惡。所以《厚父》簡文中“朝夕隸（肆）祀”與“禋祀三后”“永保夏邦”與“永叙在服”，文義當正相反。

“永叙在服”，服謂職事，《多士》稱“殷革夏命”之後，“夏迪簡在王庭，有服在百僚”，謂夏人臣事殷王。周人代商之後，“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，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”（《大雅·文王》），“亦惟（殷）多士攸服，奔走臣我，多遜”（《多士》），情形也如是。是“永叙在服”謂永在臣職，與“永保夏邦”文義相反。而“禋祀三后”雖文義未詳，但也當與“朝夕隸（肆）祀”相對，大約意同於《牧誓》“昏棄厥肆祀弗答”。

《厚父》“天命不可聰斯，民心難測”

厚父曰：“嗚呼，天子。天命不可聰（聰）斯，民心難測。”【九】

此處將“斯”字上屬爲句，聰讀爲聰，《兔爰》毛傳“聞也”，《說文》“察也”，謂天命不可知曉察覺。《詩·大明》“天難忱斯”，謂天命不誠，亦以“斯”爲句末語氣詞。

《詩》、《書》多言天命不誠，上舉《大明》之外，又如《蕩》“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諶”；《大誥》“天棗忱辭”，“亦惟十人，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”；《康誥》“天畏棗忱，民情大可見。

小人難保，往盡乃心”；《君奭》“若天棗忱，我亦不敢知曰，其終出于不祥”。〔1〕孫詒讓說“棗”字並當爲“匪”之假借，謂天命無常，不可信也。《厚父》言天命不可知曉察覺，與下“民心難測”相類，與《詩》、《書》習見之天命不誠、小人難保文意稍有別。

《厚父》“民式克共恭心敬畏” 至“亦鮮克以誨”

厚父曰：嗚呼，天子。天命不可聽（聽）斯，民心難測。

民式克恭心敬畏，畏不祥，保教明德，【九】慎禩祀，惟所役之司民啓之。

民其亡諒，廼弗畏不祥，亡顯于民，亦惟禍攸及，惟司民之所取。

今民【一〇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，亦鮮克以誨。

此處將“啓之”上屬爲句，句讀也相應做了調整。厚父言天命不可察覺知曉，民心亦難揣測度量；下面兩句也是對舉，謂民善民惡，皆“司民”教化所致。

“恭心敬畏”與“亡諒”相對，謂民恭敬或無信；“畏不祥”與“弗畏不祥”相對；“保教明德”與“亡顯于民”相對，謂民能效德或不能顯德；“慎禩祀”與“惟禍攸及”相對，謂民能慎祀或不能慎祀而取禍。“惟所役之司民啓之”與“惟司民之所取”相對，謂前者爲司民所教化，後者亦爲司民所招致。下面說“今民莫不曰余保教明德”，屬於前一種情況，可見司民教化得宜，故云“鮮克以誨”，謂司民之教誨難以更加增益，是褒揚的話。

這裏附帶說明“亡顯于民”，“顯民”一詞《尚書》習見，如：

惟乃丕顯考文王，克明德慎罰，不敢侮鰥寡，庸庸、祗祗、威威，顯民，用肇造我區夏，越我一二邦，以修我西土。（《康誥》）

于弟弗念天顯，乃弗克恭厥兄。（《康誥》）

我聞惟曰，在昔殷先哲王，迪畏天顯小民，經德秉哲。……在今後嗣王酣身，厥命罔顯于民祗……（《酒誥》）

在今後嗣王，誕罔顯于天，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？誕淫厥泆，罔顧于天顯民祗。（《多士》）

《康誥》“天顯”如孔傳所言，謂天之明道；“顯民”“天顯民祗”“民祗”蓋指天道體現

〔1〕《孔彪碑》“上帝棗誥”。《康誥》“天威棗忱”，《風俗通·十反》作“天威棗誥”，蔡邕《蔡朗碑》“示以棗誥之威”，東漢“忱”多作“誥”。

於民。所以在《厚父》中“保教明德”與“亡顯于民”相對，謂民能效德或不能顯德，正是對周王所問“茲小人之德惟如台”的回應。

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“世世至於後飮”

句我與余相念相謀，世世至於後飮。我思【八】天風，既寧或止。吾勉自抑畏，以敬夫茲【怠】。君子而不諱筮占，則若小人之癰（瘡）瘡（狂）而【九】不友，殷邦之妖祥並起。

我們這裏將“以敬”下屬爲句，“茲”下據殘存筆畫補充“怠”字，則此節謀、飮、止、怠、友、起爲韻。

“後飮”，整理報告讀爲“後嗣”，但“世世”與“後嗣”語意重複。疑“後飮”如字讀，簡【八】“亡（無）飮”，正是如字讀。《尚書·盤庚上》“世選爾勞，予不掩爾善。茲予大享于先王，爾祖其從與享之”，“至於後飮”語意即同於“從與享之”，謂世世配享。

《殷高宗問於三壽》“惠民由壬”

惠民由壬，均實傑（遏）淫，聞義和樂，非裏（懷）于慍，四方懃教，監菟莫淦，【一七】寺（時）名曰章。

此句壬、淫、慍、淦、音爲韻。“惠民由壬”，“由”訓爲用，“壬”如字讀，《釋詁》“允，任，壬，佞也”，佞者高才之謂。

《堯典》“惇德允元，而難任人”，〔1〕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作“遠佞人”；《皋陶謨》“巧言令色孔壬”，《夏本紀》作“巧言善色佞人”。皆以“佞人”釋“任人”。佞雖多指巧諂，其實也常指高才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習見“不佞”，皆謙稱不才，則佞指高才亦可知：如僖十五年晉惠公曰“寡人不佞”，成十六年鄢陵之戰范文子曰“君幼，諸臣不佞”，襄十四年大叔儀曰“羣臣不佞，得罪於寡君”；《周語中》襄王曰“余一人僅亦守府，又不佞以勤

〔1〕伯3315《經典釋文》出“壬人”，云“注同。壬人，佞人”，是王肅本作“壬”。又皇侃《論語義疏》“色厲而內荏”，江熙曰“古聖難於荏人”，江熙所據《尚書》作“荏”字。

叔父”，《魯語上》展禽犒師曰“寡君不佞，不能事疆場之司”。《金縢》周公言“予仁若考，能多材多藝，能事鬼神”，“仁”讀爲“佞”，即“多材多藝”之謂。

本課題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“清華簡與傳世經部文獻研究”(13YJC770037)的資助。

(馬楠 清華大學歷史系；出土文獻與
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講師)

